

日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邱华栋推出45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空城纪》,因其对西域历史的宏大瑰伟叙事,引起极大关注。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只要足够独特,文学就有长久生命力

三十年构思,六年写作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这部长篇小说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邱华栋:这部小说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三十年逐步构思,六年写作而成,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

羊城晚报:为何取名《空城纪》?

邱华栋:在写作之前,我造访了很多地方,高昌古城、交河故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十多年,我曾和一些朋友到楼兰古城废墟一探究竟,若羌博物馆展示着罗布泊地区的文物和干尸。那趟行走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直观地触碰到了西域大地自汉唐盛世以来所累积的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接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

在我脑海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汉、魏晋、隋唐史书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于是,我为这个世界命名“空城”,就是想复原这些废墟,紧接着,废墟之上的人们重新来到这里,就像创世纪似的,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是为“空城纪”。

羊城晚报:您是在新疆出生的,现在创作西域题材的小说与此有关?

邱华栋: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那里我后来才知道是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废墟遗址。那里十分荒凉,荒芜凄凄,有野兔、狐狸、黄羊出没,我们几个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的对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座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古城废墟,当地朋友说,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

当时的场景深刻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从十多岁开始写作至今三十余年,有一天,我忽然回忆起面对废墟的那个傍晚,我想到,围绕着汉唐之间西域地区建立的六座古城: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于是,我把三十年的史料阅读积累和对汉唐西域遗址的实地探访,以及对历史想象,写成了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空城纪》的一大亮点在于其结构安排,小说如同石榴一般被分为六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里有着独立的小故事,这些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结构安排是出于何种考虑?

邱华栋:一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小说的结构。这就像是盖一座大厦,必须要设计好整座大厦的结构。几年前,我的老友从新疆寄来石榴,我切开,发现这颗石榴有六个籽房,每个籽房里有很多石榴籽。我忽然来了灵感,觉得可以这样结构一部长篇小说。《空城纪》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六个中篇——分别是《龟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篇》《楼兰五叠》《于阗六部》和《敦煌七窟》,构成长篇。按照这个顺序,依次写了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30篇以上的短篇。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羊城晚报:这会不会变成中短篇小说集呢?

羊城晚报:您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激情不减?支持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邱华栋:我很早就进入到比较自觉的写作状态了。比如,我把自己的小说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刘心武早年说的,我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小说,另一类小说,我把它称之为带有“想象的甜蜜”的小说。2000年之后,我进入而立之年,具有了历史感。我看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历史典籍,觉得写作不能完全跟着生命体行走。在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我萌发了写新历史小说的念头。几个历史小说家的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法国的尤瑟纳尔,意大利的翁贝托·埃科。因此,我写了不少历史小说。从汉到唐的历史材料以及西域的历史,我一直想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带有“想象的甜蜜”的小说。最终,我写出了《空城纪》。支撑我不断创作的动力,

邱华栋:不会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和传统的长篇小说大不一样。一般认为,长篇小说总有一个贯穿的人物和贯穿始终的情节故事。但《空城纪》没有贯穿的人物和情节故事,读完之后会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是六座西域的古城,或者是西域本身,也可以说是《西域传》的别样的写法。我采取了众多的与人物一起说话的方式,是结构长篇小说的一种新形态。

羊城晚报:近些年,历史小说作品特别火,您也曾提到“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当下转瞬即逝的时代,为什么历史小说会这么受欢迎?

邱华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具有时间感的高级动物,因而对历史有着温情和好奇心,所以,很多读者喜欢阅读历史类的各种读物,包括历史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这部小说长达45万字,现在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这么长的篇幅会不会让人望而生畏?

邱华栋:部分出于这样的

就是那种创造的快乐,写作过程总是十分愉快的。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文学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意义?

邱华栋:我很少看短视频,短视频肯定是吸睛的,不过,我觉得人类还是有更高级的精神需求,那就还是需要去阅读纸质书。另外,最近我关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问题比短视频带来的挑战要更加复杂。但短视频也要,人工智能生成文本也要,虽然对作为母本的文学产生了挑战,但人是一种非常高级复杂的生物,人的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以个体独特性来呈现的,只要足够独特,文学还是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羊城晚报:您此前在媒体也当了很多年记者,新闻从业经验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邱华栋:新闻从业经历对我影响巨大,那就是新闻人有一种关心当下社会的职业本能。于我而言,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我觉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副刊是报纸的颜值

办好副刊是一张报纸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同时副刊也是最能体现出办报者文化品格和艺术趣味的一个标志,用一个比喻的话,副刊就是报纸的颜值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着报纸副刊发展起来的。从起点上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如果不是在报纸上连载,《阿Q正传》未必就是我们读到的结构、格局和长度。鲁迅自己就说过,他是趁着主编不在,赶紧让主人公阿Q“消失”。他的大量的杂文也都发表在报纸副刊上。我曾经关注过方志敏的文学历程,方志敏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22岁时到上海,在一家叫《民国日报》的副刊做校对。他还在那张报纸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其中小说《谋事》还入选了由上海某机构选编的1922-1923年《中国小说年鉴》。那个年鉴里,方志敏的名字出现在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文学大家的群体中,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写作信心具有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他后来在狱中,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半年时间完成了13万字的各类创作。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他的《可爱的中国》这样的文字,与他青年时期的副刊经历有着深刻联系。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报纸。新时期文学的最早,比如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卢新华的《伤痕》,就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我近日在浙江海宁参观金庸故居,意识到金庸一样也是通过报纸副刊彰显文学力量的代表。我也能勉强算一个办报纸的人,我所任职过的《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长期以来也在副刊建设方面做过很多努力,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乐趣无穷。

今天的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也是非常彻底的变化,传统的纸质报纸所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前所未有。但只要新闻还是要用文字为载体,报纸就会在,也必定会有副刊在。新闻的背后是文学,二者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仍然是一幅美好的办报景象。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花地”的芬芳

很荣幸作品获评花地“年度花地精品”,让我与文学的关系更近了一层。我是写时事评论的,时评这种短、平、快的公民表达文体,常被诟病过于“简单粗暴”,语言不事雕琢,缺乏文学性。有人说,对于文学,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学就是“语言的突出”。我能在花地写近十年专栏,成为陪伴“七杯茶”最长久的一个作者,还能得精品奖,说明这个思想园地的高开放性,注重语言的美,更注重生活的纹理和思想的质感。

我很喜欢诗人鲁慕的那首《泥土》,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会分享给同学们:“老是把自已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花地”这个名字,也让我想起这首诗,文学爱好者可能自诩为“珍珠”,觉得自己写的每个字都应该是闪闪发光的,但我觉得,它们应该成为泥土,让热爱文学和文字的读者踩成一条道路。就像“花地”一样,散发着花朵和泥土的芬芳。

副刊,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很古典的名词了,不要害怕被定义为“古典”,我们都活在“传统和古典”的掌心中,越古典,也越被当下所依赖。在自媒体时代,一个城市也许可以没有“热点新闻版”,因为手机上爆炸式涌动的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滴滴皆辛苦

花生油是贝宁顶级的食用油,价格比寻常人家惯用的棕榈油贵了一倍多;一般人只是小量地买,等家有人客时才用。

到花生油制作坊去参观,发现工作繁复不堪。工人们将花生去壳后晒干,把坏损的拣出去丢掉;然后,击碎,在大锅里炒熟——如果火候控制不好或是翻炒不均匀,全盆皆输;最后,碾碎成泥状,便进入榨油的程序了。站在设备简陋的制作坊里,我瞠目结舌——贝宁压榨花生油的方式,靠的居然是百分之百的人力!七八个年轻的女工,出尽吃奶之力,以双臂不断地揉搓那一团团重达五六公斤的花生泥团,搓呀、揉呀,脸部紧绷,龇牙咧嘴,晶莹的花生油,在重压之下,一滴一滴慢慢地溢出来,缓缓地顺着桌沿流进大盆里,滴滴皆辛苦啊!

女工反复搓揉,没有间歇,累得实在无法支撑了,才停下来,抓一把油炸花生米塞进嘴里,嚼、嚼、嚼。当花生的香气从唇齿间流淌出来的时候,她又重新有了搓揉的气力……每天至少做满八个小时,月薪才1500西非法郎(折合人民币18元5角)。

过去,以人力挤压花生油,显示的是无师自通的大智慧;然而,在可用机械代替的今日,依然一成不变地依靠原始的人力,就是故步自封了。而这,却又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此刻,看她们使尽洪荒之力又搓又揉,我听到了内心沉重的叹息声……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和巴老在一起的时光

过两天就是巴金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子了。给媒体找巴老与《收获》有关的照片以及《收获》创刊以来的资料时,也多次翻开那些自己站在巴老旁边的合影,在武康路巴老寓所,在杭州汪庄,在华东医院……1985年夏天我从复旦毕业后来到《收获》杂志工作,那些年,每到巴老生日前两天,他的女儿、《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就会邀请编辑部的同事到她家给巴老庆生。看着那些照片上自己从长发变成很短的短发,就像听见时光流逝的声音。

记得工作没多久,小林老师让我看整本《收获》双月刊的大样。于是我便经常抱着大样来到武康路巴老寓所,请她过目,平不低,退役后的张冬冬正在学打羽毛球,男生打生女,加上她技术不如我,结果我把张冬冬打败了,于是便有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吹牛资本。

“打败世界冠军”其实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逻辑题,很容易忽视这个“世界冠军”的界定。而聪明的人会反问,你打败的是哪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夕花朝拾】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去音乐茶座“蒲”

广州人把出外逛荡、消遣叫作“蒲”,有点接近于泡酒吧的“泡”字的意思。若讲上世纪80年代广州人的“蒲”,有一个“空间”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那就是“音乐茶座”。

1980年左右,广州东方宾馆开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茶座最初是为了接待外宾,后来便开放为面向全体市民的场所。买上一张票,人们便可以进门坐下,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欣赏舞台上乐手们的表演。与正式的晚会演出不同,这里的舞台被一个茶座包围,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表演的互动性与感染力便大大增强,茶座中常见客人们欢呼、敲茶杯,甚至站在桌子上大喊“安可”(返场)。

茶座演奏的音乐多冠以“轻音乐”之名,但身处现场,看着变幻莫测的镭射光、全场奔跳的歌

【有稽之谈】 谭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我是如何打败世界冠军的

跟喜欢打球、田径等都不错。在湛江海滨公园有一雕塑《扬帆搏浪,走向世界》,雕塑原型是我国第一个女子帆船世界冠军张冬冬。

我认识张冬冬源于一次广告拍摄。家乡请张冬冬做湛江旅游形象代言人,出海拍摄那天风浪不小,但风浪中小冬的身姿依然矫健,十分潇洒。而在小渔船上拍摄的我们却十分狼狈,被海水浇成落汤鸡。为了“报复”让我如此狼狈的张冬冬,我决定陆地上挑战她,约她到体育馆打一羽毛球比赛。

湛江人喜欢打羽毛球,还出过羽毛球世界冠军,他就是我儿时大院子里的小伙伴姚喜明。所以说湛江的群众羽毛球整体水平不低,退役后的张冬冬正在学打羽毛球,男生打生女,加上她技术不如我,结果我把张冬冬打败了,于是便有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吹牛资本。

“打败世界冠军”其实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逻辑题,很容易忽视这个“世界冠军”的界定。而聪明的人会反问,你打败的是哪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龙脊梯田 深秋时节,广西龙胜族自治县龙脊梯田,一派丰收景象。漫山遍野的金黄,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随手拍】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龙脊梯田

龙脊梯田 深秋时节,广西龙胜族自治县龙脊梯田,一派丰收景象。漫山遍野的金黄,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